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二十八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四年五月甲午尚書省言保甲出身補借差以上初該磨勘已降指揮用舉主或無即展二年磨勘如已曾磨勘改轉進此其補授殿侍或軍大将之類即未有該說詔候至借差以上該磨勘日並依借差初該法

三省言大中大夫已上奏舉到知州見在部人數甚多蓋為每歲令舉致差注不行及經明行修人係每遇科場奏舉詔今後並遇降詔方許奏舉所有歲舉知州人及每遇科場奏舉經明行修指揮並不施行實錄刪修本文頗失事實今存本文

京西轉運司言韓城村人物繁盛場務係百姓撲買欲乞改為鎮創酒稅務置監官一員從之新無

乙未朝奉大夫知兖州馬默為衛尉卿　朝散郎權發遣兩浙路轉運副使葉伸為都官員外郎　朝散郎權

提點河北西路刑獄田子諒為駕部員外郎

丙申刑部言諸路斷流配罪已當若本案內徒以下罪有出入未審合與不合奏裁詔今奏裁又言其出入笞杖及半年徒乞從本部下所屬改正施行官吏更不駁勘從之

丁酉吏部尚書蘇頌為翰林學士承旨翰林學士許将兼吏部尚書許将兼吏書據政目增入朝奉郎新除禮部員外郎賈易為殿中侍御史于闐國貢使李揚星郢丹威

格以下續貢珠玉象牙珊瑚藥物等　先是左諫議大夫梁燾言臣恭聞太皇太后親立皇帝嗣興大業功德明被天下共知所以垂簾之日中外歸心竊聞蔡確革貪天之功以為已力揚言籍籍自號有社稷大功當時清議已不能容太皇保護聖躬今踰五年而姦黨又陰相造作語言反覆誕妄自以為功以動揺國家順理安常之勢故忠臣義士不勝其憤建言乞深治其事明正其罪以昭太皇陛下之功德臣謂可以立辨不待究治而

後見也臣昨被召過河陽見知州事邢恕臣語次問恕云聞皇帝即位前太皇抱官家登先帝御榻問肆赦云與皇子轉官先帝頷之則是太皇聖慮已決知否此事是臣在京西提刑日在頴昌府傳聞又云太皇不忍明言上為太子故云轉官恕云此事亦聞恕又云知當時十日以前太皇於宫中大計已定臣以恕素為蔡確所厚臣遂又問云是時大臣曽入未恕云未曽入臣云如此則是事本出於太皇也恕云是如此恕兼曽見一書具説本末皆出太皇臣又問得之何人恕

云得之甚詳不須問又臣問其書語恕不肯盡道但及其略云句浹以前大計已定此書必在宫中可考虛實伏望聖慈指揮檢尋降出或失其書乞下恕取索副本進入復以付外明示廷臣仍勒恕具析此事所得因依以其書付史館書之國史更為别本藏之宫中擇謹厚宫人掌之近来邢恕對司馬康等欺罔誣誕語言反復此事甚大不可不早辯貼黄臣聞蔡確等久誤先帝至誠聽委叨竊富貴先帝後知其惡未及施行今日陛下

以至公柄任賢老盡逐造亂之人以嗣成先帝之志小人恐失名位百計懷姦交結誕妄無所不至無復媿恥忌憚以幸復進早来雖蒙皇帝陛下宣諭云當時事甚分明在臣以為在太皇不可不早辯明使姦人詭計不復敢萌於心伏望聖慈詳察其語與恕之人其真實忠正可以嘉賞欲乞因此特與推恩奨録恕之罪亦乞加察恕書中如果有此語即與恕在外揚言確有社稷之功事迹不同可以見恕反復之姦乞加詰責重寘嚴憲

上以明皇帝孝德昭明太皇大公至正策立之功下以絕羣凶誣誕之姦邢恕自決以前大計已定此書當考究竟張舜民作梁燾行狀云梁燾嘗面奏蔡確巇嶮兇狡在先朝屢起大獄傾擠善良冒竊相位扶姦持權人莫敢指欺罔之罪中外共知兩宫臨御之初言者交攻陛下置其過惡使補近郡體貌之禮不損故事弟碩盜用官錢以數萬計確居相位蒙蔽聖明確但落職移小郡上章大恩不務循省猶敢鼓唱姦謀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今作詩謗訕罪之小者也恭惟官家先帝之長子也先帝太皇之長子也先帝預使皇子嘗侍宴出見羣臣明示天下中外歸屬太皇親立聖孫嗣興洪業為宗社萬世之安臣嘗聞先帝服藥時太皇親抱官家登先帝御榻太皇謂先帝曰與皇子轉官先帝頷之太皇不欲遽言上為太子故云轉官臣又見邢恕言當時大臣都不知策立事恕又言自十日以

前太皇於宮中已定大計是時大臣猶未入大臣何嘗預定策也恕又稱嘗有書上兩宮云包決之前大計已定確豈不知太皇陛下聖德清明畏謹古無與比所以敢妄為不臣之語非所擬倫盖欲造為他日誣誕禍基上欺天地社稷以此張本故臣前日面奏謂確懷姦包藏其詩什為輕也太皇曰當時次序官家盡記得太妃宮嬪皆在左右燾又曰先帝立子大統既順大臣何功之有兩宮謂燾曰皆如卿言行狀云云蓋與燾此疏語同但說蔡確作詩謗訕罪小則疏無此語又所載太皇云當時次序官家盡記得太妃宮嬪皆在左右要當表而出之

右正言劉安世亦言臣今月二十四日延和殿進對嘗論蔡確朋黨事雖粗陳大槩而臣內有誠懇未能盡達天聽事體至重不可不憂惟陛下不憚煩而詳覽

焉臣聞蔡確章惇黄履邢恕四人者在元豊之末相為交結號為死黨惇確執政唱之於内履為中丞與僚屬和之於外恕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公然朋比傍若無人以至先帝厭代聖上嗣統四人者以為有定策之功眩惑中外無敢與辯及司馬光被用姦人懼其為已之害乃使惇於上前極口詆毁陛下以惇無人臣之禮逐之於外確又以弟碩贓污事發亦罷宰相履恕坐事相繼外補既而惇在蘓州肆為不法强以

賤價奪民之產確在安陸不自循省作為詩什謗訕君親臣竊謂惇確所以桀驁狠愎無所畏憚者蓋由從來更相稱譽自謂社稷之臣必有所恃故敢如此若不早為辯正以解天下之惑臣恐異日必為朝廷之患臣跡雖疎遠不知先帝傳位之詳然搢紳士大夫間亦嘗講聞其略今試條析為陛下言之臣聞元豐七年秋宴之日令上皇帝出見羣臣都下喧傳以為盛事明年三月神考晏駕衆謂前日之出已示與子之意其事一也先

帝違豫岐嘉二王日詣寢殿候起居及疾勢稍增太皇
太后即時面諭並令還宮非遇宣名不得輙入有以見
聖心無私保佑慎重其事二也建儲之際大臣未嘗啓
沃而太皇太后内出皇帝為神考祈福手書佛經宣示
執政稱美仁孝發於天性遂令草詔誕告外廷蓋事已
先定不假外助其事三也陛下聽政之初首建親賢之
宅才告畢工二王即日遷就外第天下之人莫不服陛
下之聖明深德遠嫌之理其事四也臣之所聞大略如

此實太后聖慮深遠為宗廟社稷無窮之計彼四人者乃敢貪天之功以為已力臣雖愚陋心常疾之近司馬康赴闕邢恕邀之至河陽燕語之次稱賛確等不已窺其微意類皆抑闔蓋欲康來京師傳達在位陰與確等謀為復用之計朋姦害正一至於此臣竊謂惇確用事十年小人黨與内外固結造作姦言欺惑愚衆臣恐歳月寖久邪說得行離間兩宫有傷慈孝則確輩萬死何補於事伏望陛下起福於無形防患於未兆明詔執政

及當時受遺之臣同以親見策立今上事跡作為金縢之書藏之禁中又以其事之本末著之實録然後明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除蔡確近已貶竄外所有章惇黄履邢恕欲乞並行廢斥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所貴姦豪弭息他日無患惟陛下取臣千慮之一得少賜留聽不勝幸甚

安世此章以五月二十四日以後方上章云蔡確近已貶竄蓋指新州也十八日既有新州之命安世并及邢恕等恕尋被責恕責必不與確新州同是十八日當在二十四日以後或五月末也　舊録載確事極不詳并取責恕事附十八日新録雖增益安世此章却改二十四日為昨日蓋縁不能詳考始末别加

修撰姑刪潤舊文趣奏篇目令擬出責恕事具安世所上章下仍須廣求證驗重與筆削乃善據王巖叟所記責恕乃二十八日如蔡確分析何足具載舊錄具載其意固有在而新錄仍之當時臺諫彈劾及宰執議論却都泯沒不少槩見謂新錄非疎畧可乎　安世等論章惇黃履邢恕及確凡四人恕與確相繼貶責而惇履獨不坐當考據王巖叟所記中丞傅堯俞先論邢恕乃確腹心之行遣此一人餘勿問侍御史朱光庭亦論之右正言劉安世疏事可明者四皆二十八日以前事

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朱光庭言邢恕乃蔡確死交其姦狀衆所共知確既貶竄其徒不能無反側若重責恕其他一切置之則天下服而衆心安矣又言恕違孔孟之學效蘇張之辯與確結

交厚善今確侮謗君親已行誅竄恕自来引譽鼓唱中外士大夫頗為之惑若不明責竄恐無以鎮遏浮議又言恕及確在元豐之末相與結交號為死黨中外唱和公然朋比確罷宰相恕造作姦言熒惑中外語皆押闔無所忌憚陰與確謀為復用之計確已貶竄恕乞行廢斥所貴姦謀弭息他日無患明示天下三奏據雜録第二冊當時坐此行遣不知誰所奏考王巖叟所記此即傅堯俞朱光庭之章也是日詔丁憂人前朝奉郎直龍圖閣邢恕候服闋日落直龍圖閣降授承議郎

添差監永州在城鹽倉兼酒稅務中書舍人鄭雍行詞曰言行堅偽王者之所必誅讒殄震驚聖人之所不赦邢恕誦古訓典服儒衣冠不師孔孟之言專鼓儀秦之舌假善類如市道結大姦為死交倡為邪謀眩惑羣聽曩從遷貶未即悛囬肆興捭闔之言陰圖冀倖之福凶人既竄餘焰未消盍正典刑以清醜孽汝之自貽伊戚其又何辭焉吾於屈法伸恩可謂無負矣往服寛典尚蓋爾愆先是恕自襄州移河陽專抵鄧州見蔡確相與

謀曰者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始除喪赴闕恕特招康
道河陽因言確有大功不可掩勸康作書稱確為他日
全身保家之計康與恕同年登科又以恕出其父光門
下信之不疑作書如恕言留恕所恕本意必得康書者
蓋以謂司馬光之子云爾則確定策事可取信於世不
疑既而梁燾自潞州以左諫議大夫召燾已道温縣入
朝恕亦使人要燾出河陽燾與恕有舊既至恕連日夜
論確定策功不休且以康與確書為證燾不悦及當言

路會吳處厚奏確詩壽因是遂與劉安世等共請誅確確既貶竄恕亦坐責康初欲從恕拍邵雍之子伯温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純直不意恕欺已且曰已諾之矣伯温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公休若從之則必為異日之悔矣公休康字也及壽等論確恕罪亦指康分析康乃悔之邵伯温辨誣云元祐三年春申公辭相位拜司空平章軍國事吕大防自門下侍郎拜左僕射范純仁自同知樞密院拜右僕射邢恕自襄州移知汝州特往鄭州見蔡確再謀定策功恕又移知河陽次年春吕申公甍時知漢陽軍吳處厚得蔡確在安州日

題車蓋亭詩十首箋注奏上以為謗訕蓋處厚自寺監丞確辟為山陵司掌牋奏官既罷處厚欲確以故例除館職確不為言而出之以此怨確先是溫公之子康服除赴闕邢恕招之由河陽入朝伯溫素知恕之謀乃謂康曰公休免喪未見君不可枉道先見朋友康純德之士以恕出溫公門下又同年登第信之不疑謂伯溫曰已諾之矣伯溫曰若事不可者公休或從之必為異日之悔康卒往恕見康盛稱蔡確策立大功不可掩勸康作書稱確之功為他日全身保家之地康果不能違作書如恕之言留恕所蓋恕意欲得司馬溫公之子尚稱確功足以取信朝廷天下之士矣是時梁燾自潞州以諫議大夫召燾已取溫縣路赴闕恕亦使人要之出河陽燾與恕有舊燾既至連日夜論說蔡確定策功不休恕果以司馬康與確書亦稱其功為證燾不說燾還朝適吳處厚奏確詩至遂與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侍御史朱光庭等論確罪亦言司馬康與蔡確書字朝廷

下康分析康方悔之此段已修入長編仍存本書於後
自隨移汝政目在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自汝移襄未
得其時自襄移河陽則在三年九月十八日確知鄧在
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王鞏隨手雜録載司馬康不肯
證邢恕語言已附五月二日辛未與邵伯温所記頗不
同當考紹聖元年五月十八日恕以朝奉郎管勾靈仙
觀復直龍圖
閣知徐州

右諫議大夫范祖禹言臣伏見蔡確已
責降英州別駕新州安置臣知陛下宸謀遠慮斷在不
疑除去大姦實為宗廟社稷之計非以陛下一心私喜
怒也忍於一人所以不忍於天下之人不愛一人所以
愛天下之人也然確以凶德叨竊相位作威作福欺罔

先帝屢起大獄排陷善良故聞確名者無不震畏以朝廷名器為已私物市恩結黨故貪利之士多為確用今佐佑確者不過懷其舊恩嘗與之相濟為惡或畏其復起不敢結怨不然則所見偏謬謂確以詩得罪欲薄其責不出此三者而已臣聞堯刑一人而天下服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古之明王征討叛逆亦不過誅其元惡餘皆赦而不問使之自新若窮治支黨滋蔓不已懼罪者衆則人情不安必有過刑濫及無辜此先王之所

深戒也夫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事不可極意一
時極意後必有悔用刑寧失之於寬不可失之於急寧
失之於略不可失之於詳自乾興貶丁謂以来不竄逐
大臣六十餘年今已用大刑四方聞之無不震聳然人
無愚智皆以確之得罪為當不宜更有驚駭物聽且丁
謂見在相位故朝廷有黨不可不黜今確已罷相數年
陛下所用多非確黨其有素懷姦心為衆所知者固不
逃於聖鑒自餘偏見異論者若皆以為黨確而逐之臣

恐刑罰之失中人情之不安也後因登對勸上以辨邪正曰邪必害正正必去邪自古未有邪正並立而可以為國者也比年以来大臣以兼容小人為寛好惡不明邪正不分所引進者不盡得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而邪正不分豈不負國伏望陛下戒飭大臣各以公心求賢多引鯁正之人以重朝廷無使小人得位為他日之患也祖禹又言臣伏聞開修京城壕日役三四千人雖和雇夫力調發不及民其錢不屬户部然財出於

民一也豈可不計較愛惜而枉費用之臣聞開壕深一丈五尺闊二百五十一步廣於汴河三倍自古未聞有此城池也新城周世宗所築太祖因之建都於此百三十年無山川之險所恃者在修德在用人在得民心此三者累聖所以遺後嗣子孫也神宗時宋用臣提舉修京城大興土功版築過當小人之情唯欲廣用民力多費國財上則徼幸爵賞次則隱盜官物故役無有不大費無有不廣此固姦臣之所利本非先帝意也陛下始

初聽政散遣修城役夫百姓皆歡呼鼓舞今欲終成前功但葺之而已可也何必廣作無益以害有益乎又京城外門正門即為方城偏門即為甕城其外門皆用純鐵裹之此祖宗時所無有也甕城乃邉城之制非所以施於京師今東西南三面偏門亦欲為甕城臣不知大臣以何見而為此謀也必以為威北敵也使北敵果渝盟南向大臣將坐守此受敵乎自修城浚池以來議者皆以為無戎而城無寇而溝公宫此言不可不畏其北

門城甕城已就改之重勞臣欲乞降指揮東西南三面偏門止為方城其壕廣闊可城三分之二稍正王城之體以惜民力以省國用不聽祖禹又再言之訖不聽祖禹

二疏先以五月二十八日上後以七月十四日上舊錄於六月二十六日載右諫議大夫祖禹言開修京城壕曰日役三四千人其北門甕城已就外乞指揮東西南三面偏門止為方城其壕廣闊可減三分之二以惜民力改先帝修都城之制也都城元豐已有定制已城者七八至是姦黨妄欲改制六月二十六日字合刪去今並移入五月末六月六日

七月六日梁燾云云可考

戊戌右諫議大夫范祖禹言臣伏見知樞密院事安燾

位次宰相輔政累年竊恐相位有闕陛下過聽以次用之臣不敢不先事而言燾有不可相者三素無人望此不可一也姿性闇狠遂非不回此不可二也朋比蔡確章惇若在相位必引小人聚於朝廷此不可三也陛下不過以燾先朝執政不欲盡罷故以聖度兼容之自陛下更張衆事以来所用之人所行之政皆非燾所欲臣竊意燾常懷不平他日害國政者必在於燾萬一相之必致議論紛紜喧瀆聖聽方今小人猶倚燾為根本豈

宜久居宥密之地燾二親皆老若其請去伏望陛下勿復留之上可以弭國家之患次可以全君臣之恩臣前奏云其有素懷姦心為衆所知者固不逃於聖鑒指謂燾也燾雖無營救蔡確之迹其實確惇之黨也　先是左諫議大夫梁燾言伏以宰相之任與上同德陰懷二三是虧忠節顧何以謀王體而斷國論示天下以大公也謹按右僕射范純仁陰狠㓙邪彊愎矯誕本緣家世薄有虛名及在相位大失士望唯諾茍且人不以取信

舉止輕脫衆指以為狂不能守正而翻覆是非專務狥私而侵亂綱紀播在物議皆有顯狀迷謬如此自合黜罷臣竊以為未足論及唯黨蔡確一事最為不忠無愛君報國之誠有挾邪朋姦之跡按狀原心首當退斥近者蔡確怨望作詩忠臣義士扼腕切齒如純仁身為宰相荷國厚恩當發憤攻擊急於仇讎率先百辟請加誅殛而乃出死力以主張文姦言以辯解數對賔客傷嗟惋恨以為不宜罪人於詩什之間又謂確無罪可治朝

廷必欲行之則當罰金而巳聞者駭愕什伯相傳皆以
為確之悖逆天下共棄推之公議萬死猶輕使純仁都
不知有忠孝則巳如少聞君親之義則豈不知確罪在
不赦宜正典刑臣謂純仁亦心知確罪度朝廷必須施
行乃妄作邪説縱為欺罔兾幸眩惑聰明以申私欲外
為好言使確聞之收恩於巳及其終有刑罰則使歸怨
於上是無愛君報國之心明矣古今深於詩者或章句
之間意存譏刺託興政事感寤時君如此之類誠亦多

矣未有如確密藏大惡之志發為不祥之語傲慢不敬狠賊無憚也使純仁都不知有詩則已如稍辯文義則豈不知確之言甚於漢之楊惲是有挾邪朋姦之跡明矣大臣者同國休戚是宜竭忠勵敬倡率羣臣夙夜在公以上報禮者也今設心積慮背戾如此豈可復使入侍清光預聞機政對立表儀之地哉伏乞聖慈特賜明察重行竄逐以清朝廷貼黃仁祖用夏竦為宰相諫官言其姦邪一章罷免近年左丞李清臣御史論其不才

尋亦罷去今純仁兼有姦邪不才之實又附下罔上罪惡大過於夏竦李清臣誠不足愛若不速賜罷斥何以使知警懼純仁自同知樞密院蒙聖眷拔擢為相不思恩遇殊常盡節奉公以圖報效乃自附姦人之黨出力濟惡坐視悖逆了如無事及有行遣更加救解不顧君臣之義其不知恩分如此

肅奏此無月日當在五月十二日貶蔡確後

又言臣風聞范純仁嘗與親賓言蔡確事自謂其父仲淹在明肅時專攻簾中之過亦不顧流俗是非客言今日事

與當時不同今是蔡確怨望譏訕即不是太母有闕失也如確者天下恨不食其肉謂純仁何故主張此事大錯純仁私於黨確敢為大惡乃以朝廷行遣為過失欲以宰相之力强持威斷使事不得行不恤公議妄自比其父之敢為可謂不忠矣又聞純仁二子漏語與確私人云觧得已有次第只是太皇怒朝廷方治確事純仁備位宰相略不畏避嫌疑隂與姦人相結以濟其惡令子交通確之私人屢以朝廷意旨告語收恩在巳歸怨

於上不可謂忠也純仁之罪亦已明白不可復留相位伏乞聖明省察早賜黜罷去邪勿疑願留宸斷貼黄今來姦黨既失確之勢專以純仁為恃頼純仁不去則姦人趨附日夜相與為謀别致生事恐終為朝廷之憂伏乞聖明留神深慮早賜施行五月二十四日奏此又言臣竊聞右僕射范純仁左丞王存十六日留身論救蔡確之罪惡天下共棄聖造賜之更生已為天地厚恩至於竄逐無容議論純仁充位宰相不知愛君存備位執政不知

體國但於姦邪知為死黨陰相交結顯為蔽援率先鼓譟邪說必欲移奪公議上頼聰明洞照欺罔竟從威斷慰快中外純仁等違道失職自合引避貪禄固位了無媿畏出入外廷取笑多士大臣如此國家何頼夫内無忠實外無廉隅何以陪輔上德儀型四方也伏望聖明加察並賜黜罷以戒比周交結之風五月二十四日又已時畫又奏此

言臣近論奏右僕射范純仁左丞王存營救蔡確違道失職並乞黜罷至今未蒙施行臣竊以君德之明在别

邪正正人者直情徑行一致而易見也邪人者矯情飾詐百端而莫測也夫獨立而無朋敢為而不倚不徼委曲之福不冒僥倖之利以孝友為祥而愛其親以忠信為吉而敬其君行必端不敢以好惡亂天下之正言必信不敢以憎愛變天下之公此正人之大槩也明君必察焉夫簡弱踈斥而附疆傾側顧義畏縮而臨利果敢觸害而轉至改素節以求合附姦而抗至出死力以為黨不以孝友為祥而忘其親不以忠信為吉而後其君

咈公義而肆已之愛憎違正道而狥已之好惡此邪人之大槩也明君必察焉臣竊考純仁與存之踐履求之正人焉無有其一也求之邪人焉數者略備矣大臣而躬邪行下比凶人忽君親大義而腹誹面謾豈可以當輔弼之任哉伏望聖慈明察特賜揩揮早賜黜罷以厭伏中外人心五月二十八日奏此

右正言劉安世言臣竊謂丞相者人君之腹心所與共承宗廟爕理陰陽典領百僚協和萬國之職莫或重焉惟是道德修明器識宏遠正

身率下憂國如家任賢使能彰善癉惡同心恊力庶幾有成茍非其人必敗國事范純仁憑藉門閥素無他長矯情飾詐善取名譽久在閑局衆以為賢陛下擢於冗散之間不踰三歳任以宰輔謂宜極盡智力上報天恩而位過其才名浮於實略無絲國之志惟有朋姦之心輕肆於行列之間猖狂於論議之際廣引私黨變亂舊章護短遂非附下罔上皆有實迹播在僉言以臣觀之猶未足論惟是近日營救蔡確之事最為公議之所不

容輙具彈文仰祈睿斷迺者確在安陸作詩訕上悖逆
不道天下共疾純仁備位宰相固宜以君親為念而顯
助姦慝極力救解每對賓客語及確事則惻怛頻慼憫
其非辜論至處厚則攘臂切齒謂長告訐教導汝礪使
之上疏及見不肯草制則與王存再三嗟賞以為天下
乃有此人又聞進對之際屢有寛貸之請宰相如此朝
廷何頼馬臣竊謂純仁自為樞密之日因司馬光久在
病假遂以國用不足為說上惑聖聰申明常平舊勅巧

言附會却令州縣於存留一半錢斛之外依舊散青苗息錢天下之人莫不疑惑光聞其事力疾入見以死爭之又於上前親自稟奏云不知是何姦邪之人勸陛下為此事純仁汗顏畏縮不敢仰視尋得聖旨盡令寢罷光謂臣曰純仁自為執政言行反覆陰懷顧望止為全身之謀以為取人以名其弊至此以上皆光之語言臣不敢有一字增損陛下誠用此以觀純仁則其秉心不一事上不忠取悅大姦徼倖異日懷諼迷國亦已久矣

誠不足以敦厚風俗宣明教化永保國家伏望陛下考詳典憲早行罷黜使邪正辯別朝廷清明天下幸甚韓琚録劉安世語云范堯夫欲行七色錢稍復免役溫公方病自力而出簾前對言小人欲以之財動朝廷稍復免役之法不知謂誰堯夫失色却立卒不敢出語後來堯夫之去蓋因安世章疏且及前事也據安世章疏則琚所録蓋誤當從章疏安世又言臣近嘗劾奏范純仁秉心不一事上不忠營救蔡確儌倖異日乞行罷免未蒙施行臣聞自吳處厚繳進確詩後來純仁與王存互持異論不欲明正典刑以至三省進對之際呂大防等已退惟二人

者獨於簾前容爲申理若純仁等所陳果是公論自當對衆顯言無可諱者惟其内蓄姦意旁畏同列是以輒敢留身陰進邪說雖聖明在上斷之不疑而中外人情惡其姦妄詢考朝市不謀而同臣竊謂確之罪惡天下之所共疾使純仁等不知事理之重輕冒昧公議奮力救解則可以謂之愚矣知其不可救而救之則志在於姦矣用愚夫爲執政固已不可况使姦人處腹心之地乎伏望聖慈爲宗社之大計以臣前奏降付外廷罷純

仁宰相之職免存丞轄之任使是非邪正不至淆亂天下幸甚貼黄稱臣聞言路亦有純仁親黨竊恐妄託義理以謂元惡既去餘可勿治此等議論臣願陛下切勿過聽昨司馬光既為宰相亦嘗逐姦惡之太甚者止為不能去其根本故使確輩敢至於此今純仁及存居輔弼之地陰懐二心若不罷免將甚於前日惟聖心先定去邪勿疑不勝惓惓之至又言臣近再具狀劾奏范純仁王存陰持兩端營救蔡確乞行罷免未蒙施行臣竊

謂人主之於大臣義均一體雖議論取舍小或不同而要其大致必至於善使確平日操履衆以為賢偶有一眚不足以掩其大徳如是而純仁等救之可也或謗起於茫昧難明之際不加考驗遽至深文如是而純仁等救之可也今確之姦邪罪惡天下所知怨謗君親情理切害事跡著明按覆有實凡戴天履地者莫不共疾而同棄之陛下特示優容俾全首領已出天地父母再生之賜而純仁等冒昧公議猶為解救操心頗僻處事顛

倒謂主於善其可信乎誠不足以謀王體而斷國論運樞極而重朝廷伏望聖慈考察僉言審詳事理以臣兩奏付之外廷誅其姦意並解機務使天下曉然識邪正之道實在此舉惟陛下斷之不疑天下幸甚又言臣近以三次劾奏范純仁王存乞行罷免未蒙施行臣所以屢進瞽言上煩天聽者非敢固執偏見生事近名特以二聖臨御仰成輔弼惟是同心同德之人乃可以委政事今純仁等忘君親之大義畏姦豪於異日有附下罔

上之意無體國狥公之心不秉此時收還印綬則朋姦之衆又將倚以復興是蔡確之害尚在朝廷此臣所以汲汲彈擊至於再三而不能已也臣聞去草者當絶其本養虎者自遺其患一失機會後將難圖伏望陛下特奮乾剛博考公議以臣累奏付之外廷正純仁等不忠之罪亟令罷黜使履正奉公者有以堅其志背道妄行者不能長其惡天下幸甚右諫議大夫范祖禹言臣伏見諫官言宰相范純仁營救蔡確乞行罷免聞純仁已

請避位宰相進退繫國大體臣之所見不敢不陳純仁為相一年日失人望異口同辭皆以為政事乖方除授失當公道不立私意多行臣近日上殿劄子二道所言邪正不分及修城開壕等事皆是議者指為純仁政事如特置權尚書除謝景温尋以人言而罷改知鄆州復以尚書告賜之祖宗以來無此故事又韓宗古自曹州移知潞州無故加宗古館職亦致人言景温宗古皆自不敢當純仁情涉私徇此為甚者陛下若以此責之固

宜罷免其營救蔡確即不知純仁以何為說當確為相
時純仁流落在外不聞受確私恩純仁之進本不由確
此止是所見偏謬凡朝廷有大誅賞亦容大臣出所見
論議難以責其盡同陛下本以人望用純仁今以不協
人望退之不失朝廷公正之體亦足以風勵大臣使不
敢不盡心於政事也以臣愚見竊謂以政事罷純仁公
議為允右司諫吳安詩言蔡確譏訕君親罪在不赦免
其死而竄之嶺表矣彭汝礪不草詞頭盛陶等陰持兩

端又皆逐之矣姦邪滅迹朝廷肅清誠宗社無疆之福也數日來風聞范純仁當處厚繳進確詩之初及朝廷商量行遣之際純仁屢加營救又欲歸罪處厚致汝礪等承望風旨敢為異論又言王存亦嘗助純仁救蔡確令来純仁理當黜罷王存亦不可獨免編類章疏五月二十一日奏今附此又言范純仁王存營救蔡確若使前日純仁等之言少惑聖聽則蔡確之事變矣貼黄勘會臣往年監西京左藏庫范純仁為京西轉運使曾薦臣及為執政臣亦

曾見屢稱獎臣然今来所以乞罷純仁者以公義責之不敢懷其私恩也編類章疏五月二十八日奏今附此

巳亥晦詔以諫官御史所劾范純仁王存章付門下省此據王巖叟所記御史劾純仁存章當考　呂大防言內降臺諫官傅尭俞等彈奏宰臣范純仁左丞王存不合留身營救蔡確事宜使思省引罪自為去就輒已封留彈章更不轉示逐人此據編類章疏所載呂大防劄子今附見五月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二十九至三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鄒炳泰

謄録監生臣范維城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二十九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四年六月庚子朔范純仁王存並出居於外上章乞罷皆留中不出亦不批答亦不封還亦不遣使宣押

文彥博同執政入對遂定議其夕鏁院

甲辰宣制以大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范純仁依前官

為觀文殿學士知穎昌府政目於四日書純仁觀學知穎昌今從實録以純仁附五日中大夫守尚書左丞王存為端明殿學士知蔡州朝廷既貶蔡確或勸純仁引去獨明已之力盡純仁曰我方慕古人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安能楚楚自見邪言者果劾奏純仁及存遂俱罷存在熈寧中論事純仁固已推之及同執政趣又多合然純仁嘗建議罷教畿內保甲存獨言今京師兵籍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為國家根本長久之計且先帝不憚艱難而為之既已就緒

無故而廢之不可論者亦稱其不苟相比云議罷教保甲或自有本月日則不當附此更詳之附此亦可純仁及存既罷劉摯爲王巖叟道簾前奏對語曰太皇太后謂純仁差錯久矣初以其有大名又司馬光所甚重遂用之不意如此也蓋止得虛名耳文彥博因言純仁父仲淹亦得虛名然比純仁則有材略太皇太后又曰諫官言純仁黨確則恐不然但所見偏繆耳又曰王存殊無執守前日爲范純仁所目便留身同救蔡確又問執政曰覺純仁如此否彥博曰

純仁自蒙大用頗恍惚大防等言每與言多不聽又曰王存在省中諷臣令救確臣不敢聽其言而純仁納之太后曰純仁用過其量故至此也

此段並據王巖叟所記修入當考王巖叟記蔡新州事丙戌九月得此於江應辰今附此元祐四年四月五日知漢陽軍吳處厚奏蔡安州作詩譏訕六日右司諫吳安詩上䟽八日進呈吳䟽䕺中云安詩論確謗訕却不見文字乃是通封入作常程便降付尚書省矣有旨令進入要看遂并後狀同封進入尋復降出自七日後右正言劉安世右諫議大夫梁燾相繼各有兩䟽十二日進呈有旨令蔡確開具因依聞奏及令安州知州錢景陽繳進十八日再進呈梁燾一章有旨下安州促報限三日入馬遞中書舍人彭汝礪啟䟽救解大槩以處厚開告訐之路此風不可長為言雖不以語

人而議論之微意可見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自十二日後知朝廷行遣及聞黨中語意遂合一章備禮聲言助諫垣然意在佑確而不敢顯言實欲罪處厚而不敢明論五月二日安州文字回云初確書詩於牌既移鄧州行一驛復使人取牌去洗盡使還安州公使庫是日黨中云確黨多在朝廷范堯夫進云確無黨呂微仲進曰蔡確有朋黨在朝范純仁之言非是中書劉莘老亦助微仲言有之退而呂范各有實封入前此數日太師同三省入對黨中云蔡確事都無人管使司馬光在必不到如此諸公愆懼不知所對是日但都不敢進呈文字初四日制以吏部侍郎傅堯俞為中丞代李常為兵部尚書太常少卿朱光庭與侍御史盛陶易地五日鄧州開具文字到皆自辨之詞云本無意又言子瞻作聖節口號亦用桑田豈譏訕也初安厚卿對諸公云子瞻亦用海變桑田作聖節詩語已而南陽之說符衆皆以為厚卿密通意諷令引之以為解吳傅正上疏擊

曾肇教彭汝礪叔確而不自言其姦過於汝礪劉器之亦詆二君并及右相以為交結而為確地五日器資入一疏自辨十二日進呈確事責授左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器資是日入省初未見詞頭云若得輕佳既見此命并責盛陶已下四御史遂不草詞亦不封還但別為一狀論之及申中書稱疾謁告歸第中書遂令余權十三日入省得詞頭確責降安州作詩內涉譏訕事浙除太常少卿盛陶可差知汝州殿中侍御史翟思可通判宣州監察御史趙挺之可差通判徐州監察御史王彭年可差通判廬州四人臣寮上言蔡確怨望指斥謗訕事盛陶居風憲之地目覩確無禮於君親而依違觀望曾不糾劾及朝廷行遣方始備禮一言而是非交錯亦持兩端皆無定論翟思以下仍更不見章疏御史如此紀綱何賴自十四日後三諫有章連言太輕新坡范祖禹亦助十八日再有旨責授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給遞馬發遣令逐州差承務郎以下官伴送如無即差

職官是日公肅在式假人當余權行制既而右相與中書侍郎皆名遂往見之三公皆云初以母老不欲過嶺而藏中云山可移此州不可移諸公不復敢進言命遂下但不差使臣諸公以此為喜十九日批出却差入內內侍省供奉官裴彥臣三班奉職馬經押送四誅及中司皆欲救止而恐與初論相戾且非體復不敢發范相云某亦不敢言惟劉華老云明日當與諸公於簾前論之十二日垂簾不見有指揮彥臣申請三項內一云如遇確疾病乞用兜轎擡舁前去王正仲救三御史云今以不言責之恐後來者不擇而言紛紛可厭簾中云言之多何害朝廷與他辨是非十八日梁況之吳傳正再登對大稱獎云卿輩於此事大有功言事長如此當有天佑是日李常以龍圖閣知鄧州曾肇以待制知潁州彭汝礪落中書舍人知徐州韓川自潁州復以太常少卿名中丞傅堯俞疏邢恕為確腹心之黨乞行遣此一人餘勿問侍御史朱光庭亦論恕附確右正言劉安世

疏怨所謂四社稷臣蔡確章惇定策於內中丞黃履助之於外怨往來預議於其間乞明辨以正其罪事在有司可明者四元豐七年秋宴先帝令延安郡王出見宰臣事已定一也延安郡王即今上先帝疾浸亟太母不令二王入侍遠嫌如此二也二月二十九日太母手出皇帝所寫為神考祈福消災經一卷令大臣看當日遂降詔立皇太子三也親賢宅才畢不候服除太母使令二王遷出四也二十八日怨落職降一官添差監永州鹽酒稅候滿日更不差官令所在官司收告候本官服闋日給付三十日降出臺諫言范克夫王正仲章付左省六月一日范相遷入報恩禪院王左丞遷入安厚卿宅二公入劄子乞外任皆留禁中不出亦不批答亦不封還亦不遣使四日垂簾太師亦入遂定議其夕鏁院五日宣麻純仁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王存以端明殿學士守蔡州其日皆名台余遂見於省中具道其事簾中云純仁察其差錯久矣初以其聲名大人司馬相

公薦之甚重遂大用之不意其如此也元來只是虛名太師進曰其父仲淹亦以虛名得之然比純仁有材器太母又曰諫官言純仁黨確却恐不然只是其所見偏謬耳又曰王存全無主執前日只被范純仁覷便是他任又問諸人曰覺純仁如此否潞公曰純仁自大用來有些恍惚諸公亦曰每言之不聽微仲曰王存每在省中諷臣令救臣不敢聽其言而純仁納之太母又曰純仁用過其量以至此巖叟所云十二日恐是二十日又云十八日恐是二十八日但傳本如此姑因之後又得劉摯行年記於摯諸孫萄與王巖叟所錄畧同今併附注此摯云四年五月貶安州蔡持正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范堯夫罷相以觀文知許州王正仲罷左丞以端明知蔡州中丞李常為兵書侍御史盛陶知汝州王彭年翟思趙挺之分補通判舍人彭汝礪器資以本官知徐州曾肇子開改給事中繼以待制知潁州侍服人前知河陽邢恕和叔落職奪一官監永州稅下衛州侯服

闕發遣先是知漢陽軍吳處厚得確安州所刻詩十篇內三四有怨訕語處厚箋釋繳上之勅確聞狀奏至深自辨訴諫官梁燾劉安世吳安詩等連章乞正典刑而臺諫官惟中丞李常一言陶一言持兩端餘黙黙汝礪知純仁存意佑確乃附之為確辨論乞罪處厚及除確光祿卿分司封還詞頭聲許汝礪同論已而不作汝礪獨上之出語惡聲以為責已初上意不深罪確故余與諸公進呈間亦為開陳之本止於分司而諸君紛紛不已陷於朋附范王履于簾對及留身切切營救范私語容曰先子在明肅時專論簾中之短容正色對曰相公之言誤也時有不同今日簾下有何闕失容退大歎憤以語於人范之子般確親曰家公救得有次第也於是諫院收拾此等事上之并劾相君左轄舍人臺官至十餘疏今年春已來怨謗親信至都下唱言于眾謂確也有受遺定策大功不可令在外經營復召多為岐路而其迹詭祕上下危慄未有以發會此事自暴人情疊疊大

惡之而范王諸君又激之上意不樂遂及大潰上當衆諭宰執曰山則可移此事不可移也純仁存既不得意請去籛中諭文太師曰覺純仁差誤多否始以其有名譽故進用却只要牢籠惡人不知因何致虛名如此太師奏曰此人輕銳非宰相器專務收籠人情近日尤更恍惚其父仲淹所以致名譽亦用此術諭曰當聽其去合如何除職予以中書職名次叙及近時宰相除外任為大學士擬人故事進呈諭曰固合用例然似全無分別宜除次一等職名故與王正仲皆有是命肇初改夕扉閒言者及之故亦請外大抵確事籛中既怒而諸人者又為此紛紛遂成之

資政殿學士知潁昌府曾孝寬知鄭州政目在四日實録同今移附五日

樞密院言諸路奏報並邊時有人馬及諜言賊界亦有點集虞邊臣見夏國遣使因失備

禦詔陝西河東逐路經略司密切伺察賊意過作枝梧仍戒敕沿邊城寨兵將官明遠斥堠用意隄防無致緩急墮其計中御史中丞傅堯俞言臣聞夏人款塞傳者謂必緣地而來臣竊思之方今邊備未豐士氣未振民力未全賞罰不明將帥難倚其尤可慮者議論不齊平居講事或經時曠日而不能合苟必至於用兵豈能迎機狥應制變於千里之外哉臣竊為陛下憂之自古和戎未有能抗天威而快人意者惟所屈者益深則所伸

者益遠願陛下姑務柔之以德專以繼好息民為意則天下幸甚

據范純仁奏議附見月日當考

乙巳左諫議大夫梁燾言臣伏聞元祐初中旨罷修京師城隍都人之心上下安悅歌呼鼓舞傾動里郭一日復興大役羣情愈為憂恐況重困民力以來怨嗟輕損國用其費浩瀚朝廷以人情未靜為恤此非安民之道也以財力未饒為念此非節財之理也此役一罷兩利俱得誠為急務願留宸斷貼黃臣訪聞今來費用官錢

每年約九萬餘貫以四年為限每日雇夫二千人今又促限為二年日役四千夫只是併得年限元不减得人工其於費用無所省節臣訪聞西北兩面城壕開修已有次第東南方始興工欲乞先次指揮更不開修東南兩面以安人心仍仰開封府疾速指揮多出文牓告示人户及嚴切覺察妄作名目起動民居之人結罪奏聞重賜行遣庶使輦轂之下明知朝廷恩意竊以起遣居人發掘墳墓生事死葬兩不得安前日羣情驚憂正為

如此及中旨罷役人皆感悅今來不可却為驗擾伏乞
連賜指揮罷去據見修處以廣固人兵略為結齊了當
所有人夫即令放散誠為省便廣固指揮自有役兵三
千餘人每年更有諸路差到廂軍二千人可以責辦工
料漸次修治舊管使臣土員可以分頭管幹今若不開
東南兩面壕地只用廣固役兵修緝已了城隍經久誠
為安便臣聞將作少監胡宗炎在先帝朝曾上地理之
說尤為詳當此書必在禁中乞賜指揮檢討聖鑒便見

利害如可降出即乞封付三省却令進入恐歲月稍深難為檢尋欲望聖慈詳酌下胡宗炎取索副本進入宗炎見任開封府推官七月七日又言十月十八日可考范祖禹云云在五月末要考見幾月日罷幾月日却修

丙午翰林學士左朝議大夫許將為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許將傳云將為尚書右丞每討論熙豐故事陳之以資政殿學士知定州樞密直學士朝奉大夫户部尚書韓忠彦為中大夫尚書左丞樞密直學士中散大夫簽書樞密院事趙瞻為中大夫同知樞

密院事右諫議大夫范祖禹之妻與忠彦之妻從兄弟也祖禹引嫌乞迴避右司諫吴安詩言忠彦之妹嫁其子右正言劉安世言其子娶忠彦之女皆乞迴避詔特不迴避仍不得為例祖禹等力辭訖不許　殿中侍御史孫升言伏以朝廷設諫官御史為人主耳目正欲檢察大臣之私今諫官御史七員而令諫官三人不避大臣之嫌則是人主耳目已廢其半矣雖陛下待大臣以至公責諫官以大義然固有成法既許避親則人之常

情不無私意既廢國法又抑人情故公議有所未協臣竊恐於忠彦亦不能自安在諫官且何以逃責伏望聖慈詳察指揮聽令依條廻避以慰公議不報　左諫議大夫梁燾言臣恭以國家之治務在急賢材人材之難莫如宰相方今多事宰相之任尤宜得人陛下聰明勤儉夙夜求治拔擢輔臣覬成公道邪人多過上負聖恩任用之際不可再失必欲注意仰成固在留神審擇先之以德器次之以材能有德器則不肯為姦有材能則

可以濟事德器者人望之所歸材能者士論之所服在此二者必得一長使命下之日中外歡然有光陛下知人之明以重天下觀國之勢誠為宗社之福也臣前日蒙陛下面詢臣已具奏所知不敢有隱如陛下未以為允乞少虛其位深留聖意審察而詳擇之貼黃若求經綸全材未易遽得不得已且求敦厚誠實之人雖然材力有所不逮且不敢為朋比欺罔君臣之間可以委信但使推廣恩德謹守法度則自然漸致安靜矣陛下聰

明必巳自得人臣妄言納忠庶或有補臣聞新除左右丞才薄望輕士論不服朝廷巳行之命臣不敢輕議然大臣數易非安静之道又其人未有顯然過惡伏願陛下面加戒飭使盡忠當事試之歲月徐觀其效若便仰成恐誤聖意〈燾面奏所知當考〉

右諫議大夫范祖禹言臣伏見新除韓忠彦左丞許將右丞執政大臣繫國家安危天下治亂必妙選人望不可不重臣不知陛下用此二人何所取也二人者皆風節不立人望素輕置之廟堂

無以重國不惟無所裨益未必不為回邪陛下久當自知之耳忠彦韓琦之子琦之所長一無所有惟能隨時俛仰觀望朝廷附會權勢以取富貴而已陛下以韓琦功業欲望於忠彦臣竊以為過矣若以韓琦之故而用忠彦則執政非賞功之官也許將亦無才能唯善希合執政凡議論多為兩可之言士大夫無不輕之自元豐八年出知成都陛下固未嘗識昨召還翰林今玆大用人不厭服陛下臨御數年羣臣本末必皆照知今用此

二人竊恐聖意察之未熟若出於大臣薦引則是背公立私以誤陛下臣前上言若且虛右丞一員亦未至闕事蓋所用不得人而希望者衆也今玆之舉使賢者無所勸慕而庸常之人誰不僥倖雖得如忠彦等百數何益於朝廷前後除用執政皆出陛下聖選無不大愜天下之望惟是韓縝作相不協物論其餘所用皆有可稱今此二人殊不類前後差除若出大臣之意自此威福權柄漸移於下此臣之所甚憂也臣已奏乞避親嫌然

陛下以諫官為耳目有所聞見不敢不使陛下知之伏望陛下自今執政有闕親加選擇審觀熟察詳審用人無失天下所望臣不勝區區之愚此用祖禹家所藏奏藁增入之中書省言尚書侍郎學士待制及兩省御史臺監察御史以上左右司郎官國子司業各限一月舉内外學官二員今後有闕日亦合依此其名試之法自當衡革并元祐令諸奏舉内外學官須進士出身年三十以上無私罪停替歷任及二年者其行業純備淹滯草澤或登科

歲久恬於仕宦雖未歷任亦許奏舉而日近內外臣寮所舉學官甚衆不應前法請候有闕遇降朝旨方許奏舉從之　左諫議大夫梁燾言臣恭聞祖宗治財經費良法屢講當其時上令甚舒民力甚暇國用甚餘其故何哉商賈通而貨財無壅滯之弊也祖宗之法宜便萬世惟陛下面稽而力行之當有補於大計矣欲望聖慈指揮戶部檢會舊日三司并榷貨務已行之法悉上朝廷伏乞選差官限一月看詳取其尤宜於今者與戶部

官參議著為定令飭執政大臣覆視次第施行貼黃所有戶部檢會舊法乞朝廷嚴責近限具委無漏落結罪節次聞奏其看詳官如要合照使文字許一面於所屬去處取索限三日內却送本處仍只得用逐官廳人吏兼行量支紙筆外不得別乞添給等如文字了日奏取

朝廷指揮畫六月七日奏十六日差范育等十一月末畫又言

丁未夏國遣使入貢穆衍傳云四年夏人遣使入朝欲以還四寨易蘭州及塞門寨命衍押伴折之以理夏使辭屈傳蓋因張舜民誌衍墓也今墓誌乃多誤字當從衍傳衍時為戶部員外郎誌又云

其後夏人入賀興龍坤成節皆命衍押伴夏使欲有所發輒憚衍而止當考

左諫議大夫

梁燾言朝廷昨來割棄陝西河東堡寨已失於前今外議又傳大臣欲以蘭州定西一帶割賜西人臣聞周詩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正今日之戒也大臣不務畫策制伏外敵使遠人懷德而畏威但日欲割棄疆土以損國勢非盡忠也臣聞此地皆西人要害之處必欲得之勝得他處前日蓋嘗有此議范純仁呂大防爭之得止今純仁去大防獨當國柄宜申前議不當

含糊畏避也大防西人習知利害顧兩宫責以盡忠無隱此據蘇轍行狀當考戶部侍郎蘇轍為吏部侍郎後三日改翰林學士詔新除京東路提點刑獄周秩别與差遣秩初以都官員外郎有此命而諫官論其不當於是改命權知宿州初除四月二十四日當考言者為誰知海州王鞏知密州知海在三月二十六日罷密在九月二十二日知滄州朝請大夫韓正彦為少府監知鄭州承議郎邵龥為金部郎中右正言劉安世言臣伏見去年十二月内蘇州崑山縣人户朱

迎朱育等經户部論訴章惇强以賤價買百姓抵當産業遂具論列乞正其罪自後蒙朝廷委發運司考驗虚實今年正月間本司體量奏到事狀雖依違滅裂不盡本情然其大槩已見朱迎等所訴不至誣罔如惇用其子承事郎援之名投狀收買官賣田共二十一户皆有按據最為要切臣以為章援不告其父私承交易則當得異財之罪若惇假託名目則自有降等之法兼朱迎等狀内亦指定下状之日援在京就試則惇之矯詐又

甚明白遂以合用勑律奏聞必謂便可議罪今已累月

未聞施行上下畏憚一至於此按惇閒居里閈而氣燄

凶暴官司嚴憚寧屈陛下之法不敢逆惇之意使惇有

權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弊將何如哉今體量到事迹既

皆有實無可疑緩而故為留滯臣恐有與惇陰為地者

更將搜擿細故會問往復則明堂赦恩必遂原免然則

大姦何幸而平民何不幸也伏望聖慈詳此事理明勑

三省早令結斷其州縣監司不受朱迎等訴狀亦乞特

行降黜所貴亂政跋扈之臣奉法阿私之吏知有典刑
易爲制馭遠民抑屈有所伸雪又言臣伏自去年十二
月後來累曾劾奏章惇刼持州縣不顧國法彊以賤價
買百姓抵當田産致朱迎等四人不遠數千里赴愬省
部後來蒙朝廷下發運司體量已有實狀而遷延半歲
未蒙施行臣前月二十四日延和殿再具奏列伏蒙宣
諭便令結斷今又踰月未覩指揮臣竊謂惇氣燄凶悖
陵暴寡弱詐以男名廣置田産公然別籍殊無忌憚罪

狀顯著曾非隱伏而尚書故為留滯以幸赦宥甚非所以稱陛下仁愛元元之意伏望特降睿旨早正典刑庶幾亂法䝉庇之臣不至倖免遠民屈抑有所伸雪左諫議大夫梁燾亦言古者大臣與民爭利猶以為非諫官論事久抑不行亂是非之公傷聽納之明使惇真不知猶不為無過望賜施行以為懲勸是日詔章惇違法買田罰銅十斤田産改正差遣候服闋日取旨其蘇州崑山縣違法給賣官并本州及本路監司不受理詞狀官

令發運司具職位姓名以聞候到與體量不當官蕭世京併取旨不以赦原其後世京止坐罰銅十斤舊錄載章惇買田事極不詳蓋為惇諱也然於六月八日猶書蕭世京等不以赦原指揮而新錄又削去不知何也今從舊錄舊錄又於七月二十二日載梁燾劉安世吳安詩言惇責太輕未厭公議况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自謂社稷之臣天下之人指為四凶陛下無恤反汗之嫌自遺養虎之患宜候惇服闋特行廢置詔留候新錄並依舊錄按安世集亦有此章乃第七章也無恤反汗之嫌自遺養虎之患此兩句獨無之或史官以安世等詞急別加刪潤耳然所稱詔留候三字殊不了按安世等第八章云論列罰銅不當今已踰月未蒙施行第九章亦云第十章又云今已累月未蒙施行則新舊錄所稱詔留候三字蓋未可信也詔留候即是無施行遂不報

安世等爭至八月二十二日乃有候服閣與宮觀指揮新錄又全依舊錄可惜太跡畧也曾布日錄元符元年八月癸未差蕭世京燕若蒙為差使剩員官上問如何布因言世京元祐五年曾兩上章乞復免役法詞甚切至閤門批到實有投進月日而三省檢文字未見故未蒙推恩上云禁中熟有文字待令檢再對布又及之因言王森乞復青苗便得郎官世京因天旱進章請復役法儀可檢見因激奬亦足以勸上再三許之布又言世京元祐中體量章惇買田事云不違法遂罰銅十斤乞差遣於都堂呂大防云勾當事不了如何得差遣世京竟不自陳至今脚色有此過作廣東提舉常平淄二年役書成成於其手而蔡京以為申請措置不當送吏部人實究之

給事中趙君錫駁奏章惇罪惡不當止以贖論請加降黜不聽君錫駁奏章惇罰金事據本傳

戊申賜温州刺史知蔡州向宗回詔曰日者有司備盗不謹寖長弗制滋擾於民汝以戚藩實任州寄指授機畧訖使殄平厥功有聞深用嘉歎　樞密院言夏國主乾順上表奏告事宜今擬回答詔曰省所奏事具悉所有蘭州塞門兩處地土前詔指述已明無復更有論請其永樂陷歿人口緣自諜報後來經隔歲久慮其間實有死亡或後來却有續尋到人數今已降指揮下鄜延路經畧司候將來送還到日若與元報人數不同亦令

據數交割計口食與賞絹仍將葭蘆米脂浮圖安疆四寨約一日給賜所有應合立界至去處並依已降朝旨及自來體例計會鄜延路經畧司關牒逐路帥臣各委官隨宜相度認定守把不得更相侵越從之元年七月八日并二年三月末此年此月八日十月末當考

辛亥承議郎直集賢院起居舍人王巖叟權吏部侍郎仍賜三品服　朝奉郎直龍圖閣光祿卿范育兼權户部侍郎　起居郎兼侍講顔復兼權中書舍人並候有

正官日罷八月八日復正除中書舍人五年六月六日復以中書舍人除天章閣待制侍講國子祭酒七日辛　右正言劉安世為起居舍人兼左司諫安世進對太皇太后諭曰臣寮才得富貴便多改節卿宜常如今日安世頓首此據安世奏疏及名行錄　改命知樞密院事安燾為明堂禮儀使門下侍郎孫固為儀仗使中書侍郎劉摯為鹵簿使同知樞密院事趙瞻為橋道頓遞使　趙卨言夏人近遣使詣闕謝恩續遣使賀坤成節請嚴戒邊吏勿侵犯引惹詔陝西河東經略司戒約沿邊兵將

官不得容縱邉人以廵綽硬探爲名生事　詔今後官吏差替並即時放罷從江南東路轉運司官孔平仲之請也

壬子詔自今年於逐路保甲冬教見封樁錢内河北與減一萬五千緡樁三萬五千緡河東與減五千緡樁二萬緡陜西與減一萬緡樁二萬緡如遇支使不足即將災傷年分剰錢補填今後雖有災傷事故免教人數多亦不得乞免封樁　左諌議大夫梁燾右諌議大夫范

祖禹等言臣等伏見安燾本蔡確章惇之黨朝廷獨未罷免中外之論固以不平今其母年高久病燾自當謁告省侍醫藥猶造朝視事無異平日蓋燾以次相虛位徼倖進用搢紳指目無不鄙薄大臣如此恐無以助成陛下孝治之風伏望聖慈察其有忘親貪位之心特給寬假使之侍疾（梁燾自注云後數日安燾丁憂七月六日十二日當併此）翌日祖禹又言臣伏見自范純仁罷免右相虛位古者三公官不必備蓋充此位者未易得人寧相代天理物繫安危

治亂茍非其人則天下解體國家禍敗隨之寧且闕人亦未有害先朝宰相亦不並置陛下近用呂公著凡三年方别命相深得先王敬謹用人之意今之執政有當去而不去衆論共以為姦邪者固不可用若後進之人亦未允愜夫拔出於衆人之中不數年至宰相若非有名德久為天下所信則人心先已不服不能與朝廷為重如范純仁本有人望陛下採其聲名用之稍過政事不能厭服人意是以易致顛覆凡忠良之臣亦須養以

歲月待其人望稔熟然後用之則中才之人皆可使為賢相今若不止於人望未屬或更用非其人則治亂自此遂分是乃因除去大姦反成國家之患也臣竊憂之伏望陛下審詳此舉不必急遽萬一誤用悔之無及伏乞重留聖意

癸丑禮部言太常寺申故事明堂享太廟雖遣官攝事其逐室所設祭器特用親祠器將來明堂大禮太廟差官攝事其逐室所陳祭器及祠官罍洗之類請依此從

之　禮部言邈黎國般擦冷移四抹粟迷等齎于闐國和罕王幷本國蕃王表章貢奉緣自來不曾入貢請比附于闐國進奉條式從之仍詔今後更有似此而不依觧發條乞貢並説諭許就本處交易訖令歸本國　尚書省言諸處奏案禁囚有待報未決淹繫日久者請立日限舉催督察以絶淹延之弊從之　户部言店宅務修造至多其監修軍大將不許諸處抽差從之

乙卯詔權户部侍郎范育户部郎中穆衍限一月看詳

舊三司榷貨務已行之法宜於今者與户部參酌著爲令此月七日梁燾云云十一月末又云云

國子司業盛僑爲祕閣校理

徐王府記室參軍

丙辰户部言光祿衛尉寺少府軍器監并太常寺人吏不以新舊請給内將見錢於太府寺分數支折仍依舊行倉法從之

丁巳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李之純爲户部侍郎龍圖閣待制知瀛州蔡京爲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諫

官梁燾范祖禹吳安詩御史朱光庭等皆言其不可曰竊以之純謹厚豈弟詳練政事前將使指在蜀八年繼任帥事忠厚鎮靜民益安悅驟以輕薄少年代之遠方之民必不被朝廷恵澤况京汚穢無恥奢縱無憚東平惡政臣等方欲論列今任之遠鎮何以表厲風俗又京在蔡確黨中最號兇健陰險利誘羣小助為虛聲心懷姦罔勇為非義至則必徼才能之名以蓋前輩妄作聰明必不肯以持循安靜為意也蜀民一為動揺恐别致

生事為異日之憂伏望聖慈特賜指揮選老成忠良厚德之士以綏寧遠人或優詔之純再任使遠方之民知宸衷加惠憂恤之意（熙寧六月十八日奏此）祖禹又言成都兼兩路鈐轄方面之任最為要重祖宗以來尤謹付與間之純寛厚簡靜蜀人安之宜且令終任或增秩再任今戶部雖欲得人而遠方數千里休戚安危所繫亦不為輕京雖有才能而年少輕銳非端厚之士又故事自成都府回者執政其次猶為三司使知開封府朝廷方當分别

邪正如京者在所裁抑不宜崇長今進職遠帥則資任愈隆為他日大用之漸實未允愜伏望且令依舊詔京為江淮荊浙等路發運使罷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指揮之純依舊知成都府任滿再任（之純及京改命在二十五日今并書）（按京前此未嘗知鄆恐東平字誤六年閏八月六日可考）詔今後太學政録並依熙寧法選上舍生充上舍生闕選內舍生其見任人候任滿日罷巳差下人別與差遣（政目云罷國學政録官）詔孤遺給錢米二十口以上錢二十貫米十石七口以下十貫

七石五口以下七貫五石三口以下二貫一石政月十八日事

今附此

知陳州資政殿學士胡宗愈言本州霖雨相繼河流泛漲今年夏稅請遞展限一月從之　吏部侍郎范百禄進所撰詩傳補注二十卷賜詔奬之以其書送祕書省　詔賜夏國主曰省所奏昨差人赴延州計會將永樂等人口及所還四處城寨交換寨門蘭州兩處地土實在朝廷酌中賜一裁決事具悉爾嗣守世封虔修貢職頃屬罷兵之後繼陳復地之言累降詔音備諭

朕志豈謂歷時之久尚稽聞命之行忽覽奏封深諒誠款顧改圖之議猶有披陳然事大之恭實聽裁決再惟忠順殊用歎嘉雖易地之求當一遵於前詔而酌中之請宜别示以優恩除漢蕃地土指諭已明難從换易外所有歲賜據前降詔命合俟地界了日依舊今推特恩已敕有司更不俟地界了當便仰檢會依例施行爾其體朝廷恩信之隆遵封疆謹守之戒永思安靖用保悠長

已未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張綬言今變事寧息尚慮人户歸業未安合於緊要溪峒量留兵甲弩手控扼巳隳逐州權置寨分屯兵甲戍守仍每季一替官負即本州逐月論替從之新無

癸亥翰林學士蘓轍兼吏部尚書政目二十四日事 權河北路轉運使直祕閣朝議大夫謝卿材令任滿日令再任

十月六日

照領都水 寳文閣待制蔣之竒為河北路都轉運使直祕閣 以大熟給在京工役假三日 御史中丞傅

堯俞言臣伏見今歲諸路蠶麥並熟處甚多其價隨而
過賤風聞逐處監司將積年逋負並行催督不惟虗費
鞭朴亦徒長公人貪暴乞取之弊必不能用一熟之力
以了納積年之欠至使民聲愁嘆謂豐稔不如災傷盖
纔有水旱則倩欠俱閣若稍獲豐登便宿逋並納欲乞
朝廷指揮諸路監司日令帶納一料候秋成更令帶納
庶幾疲瘵頗獲安濟貼黃竊慮過時或不及事如賜允
從乞早行下

乙丑知陳州胡宗愈言本州地勢卑下至秋夏之間許蔡汝鄧西京及開封諸處大雨則諸河之水並由陳州沙河蔡河同入潁河不能容受故陳州境内瀦為陂澤今沙河合入潁河處有古八丈溝一道可以開浚分決蔡河之水自為一支由潁壽界直入于淮則沙河之水雖甚洶湧不能壅遏昔有項城縣令姚闢曽建此議竊見朝廷已差府界提刑羅適計會京西淮南按行水利請專委羅適取姚闢并本州所陳利害看詳如可行即

均調兩路州縣夫役應副施行詔羅適依胡宗愈所奏仍兼提舉淮南西路接連合治水利舊録於二十六日載范祖禹論京城事已入五月二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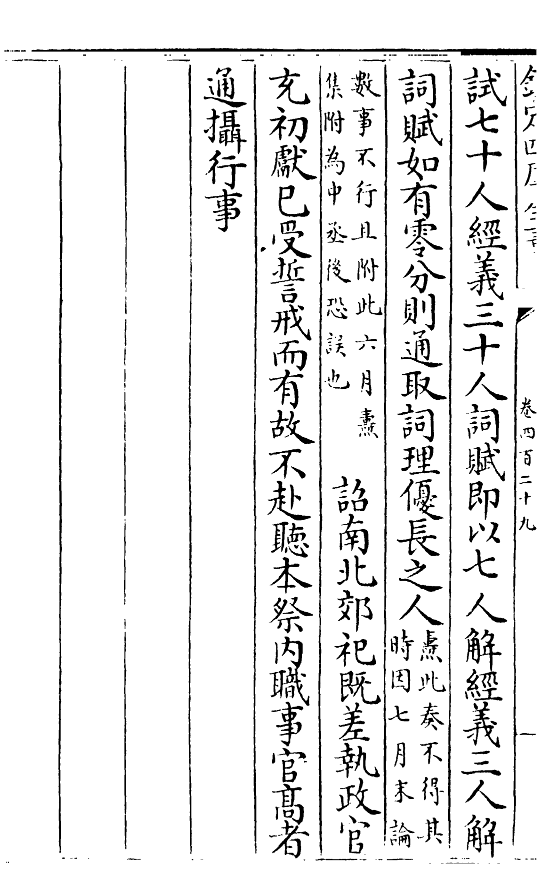
丙寅大理寺言本寺官吏每遇迎駕欲乞於禁圍外起居庶免衛士擁隅詔添閤門祗候一員今後於鈞容直按宋史作鈞容直原本作軍容誤今改正樂前通喝起居應地位窄狹官吏多處並準此新本削去

丁卯美人陳氏卒贈充儀命延福宫使寧國軍留後入

内内侍省都都知張茂則護葬事（徽宗母也）　知樞密院事安燾乞罷不允詔勿受燾章奏　崇儀使董正叟押賜夏國主生日禮物如京副使李玩押賜夏國主中冬時服　湖北轉運司言荆南長林縣令已復為荆門軍其諸軍指揮人額并差撥屯駐人數並合如舊從之

戊辰左諫議大夫梁燾言準朝旨差押賜大寧郡王佖生日禮物緣有書送事例恭聞祖宗差宫省親信左右之人並為非次恩澤後來頗及侍從近年多在言官大

懼隳損朝廷故事寖失祖宗馭臣之意望許免行以協
公議詔改差入內供奉官勾當御藥院閻安　肅又言
臣伏覩科舉之制以經義詞賦進士各取五分竊聞進
士多從詞科十常七人或舉州無應經義者如此則五
分之限固不可行臣愚欲乞聖慈特賜指揮更不以兩
科分取止以兩科入試人數多寡用解額均取合格之
人南省奏名依此所貴事歸乎一允協至公上副陛下
樂育英材之意焉貼黃假令有十人解額却有百人入



試七十人經義三十人詞賦即以七人解經義三人解詞賦如有零分則通取詞理優長之人燾此奏不得其時因七月末論數事不行且附此六月燾集附為中丞後恐誤也

詔南北郊祀既差執政官充初獻已受誓戒而有故不赴聽本祭內職事官高者通攝行事